

俞平伯

的诗书人生

陈武 著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

编辑短信 10658080 发送至 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[中国书籍史传馆·流年碎影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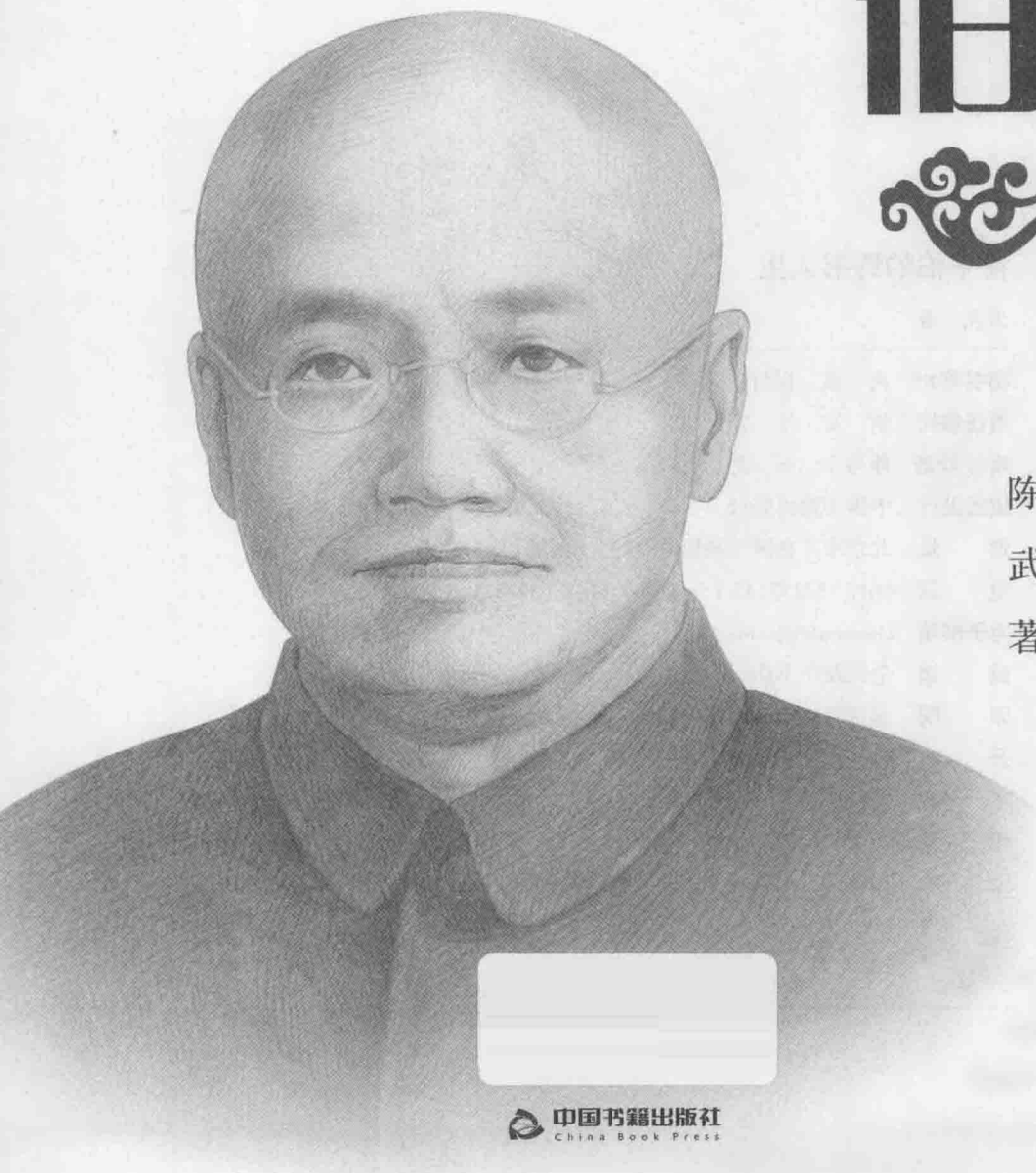
曾记否，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，
老君堂前，玉笛横吹，只为雅乐承传。
年少轻狂，半世蹉跎，
究竟是《红楼》误我，还是我误《红楼》？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俞平伯

的诗书人生

陈武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俞平伯的诗书人生 / 陈武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068-4305-8

I . ①俞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俞平伯 (1900 ~ 1990) — 传记 IV .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8560 号

俞平伯的诗书人生

陈武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刘 宏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3.75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305-8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在诸位现代文学大师中，我对俞平伯有一种特别的喜欢——说不上为什么，在那一代文化人中，他的性格、行为和作品，甚至包括家世，都让我从情感上向他靠近。

早先，对他作品的了解，是通过上海书店出版的一本《读词偶得》。那是1985年冬天，我住在东海县西双湖边一个偏僻的大院里，有大把的时间读书，毫无目的，只把读书当成消磨时光的手段。后来又买到一本《冬夜》，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。这两本书都很简朴，是我较早的一批藏书，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。在书房里喝茶、闲读，不经意间会看到这两本书，一本谈古词，一本是新诗创作集，抽出来翻翻，依然那么亲切。

真正深入地读俞平伯的作品，始自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本《俞平伯散文选集》。那是1992年夏秋之际，我住在新浦后河底一处破旧的小耳房里，把这本散文集读了好几遍，初步认识了俞平伯散文的精致、绵密和细腻，也知道散文还可以这么写。这之后，只要看到俞平伯的书，或关于他的书，我都要买。有的也并非一定要读，只是出于对他的喜欢，对书的喜欢，买来了，也就踏实了。现在，包括十卷本的《俞平伯全集》，我有他的各种作品集三十余种。

有一次和朋友聊天，说到众多现代作家，朋友对他们都不以为然。提到俞平伯时，朋友说，俞平伯是个另类，有真性情，能坚持自我，不

容易。后来他知道我喜欢俞平伯，便从他供职的大学图书馆里，给我借来两本书，都出版于1980年代初。他告诉我说，图书馆有个规定，书弄丢了，要以原书三倍的价格赔偿。这两本书的定价一共只有两块多，三倍也才六七块钱，比现在的一本书还便宜十几块，我看可以弄丢的。就这样，这两本书成了我的藏品。这种方式当然不可取，但我喜欢俞平伯，在朋友们中间是人所共知的。

一直以来，读写书评、书话类文章成为我的习惯。十多年前，也尝试写过几篇关于俞平伯的小文章，都是从人家的作品里东拽一块西拼一点，以为得到什么稀罕材料，后来读多了，才知道俞氏那点掌故和轶事，基本上尽人皆知，但这并不影响我敝帚自珍地把这几篇小文收在自编的一本《南窗书灯》书话集里。

在动笔写这篇序文之前，再看那几篇书话时，我惊讶于自己会写这样的文章，它们过于闲适和空洞了，连一点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都没有，完全是对俞平伯作品写作时间、发表时间的罗列和“考证”，再加上所发表的杂志的介绍和同时代作家对他评价的摘录，一篇书话小文就算勾勒完成了。

对于即将写作的这本书，惶恐中有些兴奋。系统地写一本我喜爱的现代文学大师的随笔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我不知道是否有热情和勇气来挑战自己，试试看吧。

新浦河南庄

2012年12月8日

目 录

CONTENTS

曲园文脉 / 001

山塘光阴 / 014

求学北大 / 024

陶然亭的雪 / 039

苏州好，水调旧家乡 / 049

山阴五日记游 / 068

秦淮桨声寻灯影 / 077

白马湖畔 / 084

永恒的《忆》 / 096

葺芷缭衡 / 106

目 录

CONTENTS

痴爱“红楼” / 114

湖秀山灵杭州忆 / 123

“古槐书屋”今安在 / 139

古槐梦遇 / 144

拍 曲 / 150

清宫与画 / 162

跋《秦妇吟》 / 167

和周作人的私信中 / 174

中年南游 / 185

北京苦雨中 / 190

只因“红楼”累终生 / 199

主要参考书目 / 206

后 记 / 208

曲园文脉

写俞平伯，不能不从曲园写起。

季节虽是隆冬，却有春的感觉——看一下天气预报，最高气温已达十八摄氏度，加上温煦的阳光、湿润的河岸草坪和身边知心的好友，心情特别愉悦——我们是相约去寻访曲园的。

说来有趣，载我们前往的出租车司机就住在马医科巷里，却从未听说过曲园，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，也不知道俞樾是谁，俞平伯是干什么的。我心里有些嘀咕，莫非这曲园还是一片荒芜？或像别的私家小园那样，被许多居民所占？不然，又怎会深藏老巷而不为人知？待从巷口迈进小巷，心中的疑虑又深一层。和别的苏州小巷不同的是，马医科巷似乎“大”了些，粗陋了些，没有那种曲径通幽的奇妙，也没有那种古色古香的雅致，和我预想中的粉墙黛瓦、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合不上拍。

往深处走，移步中，小巷发生些许细微的变化，门庭上的砖雕和墙

壁上的装饰，依稀有了“吴门”的味道，一种在某些特定情境中才会出现的感觉，如雾蔼一样飘忽而至，虽抓不着、看不见，却有明显的气场和存在感。随便问一位散步的老人，请问曲园在这儿吗？他更是随手一指，说，前边，三十米就是。闻听此言，心中顿时开朗起来，友人的脸上也是笑容甜美，欢欣之情溢于言表。

曲园的“门脸”，精致中透出非凡的品质，是典型的江南庭院风格。正门紧闭，侧门也紧闭。在侧门的上方，有砖雕“曲园”二字，书风古朴稳重，文雅大气。“门”形的门框，是两块完整的磨平麻石拼接而成，和墙面浑然一体，也看得出当年主人的讲究和严谨。为什么会双门紧闭呢？莫非我们来得不是时候？我举手敲门。少顷，便有应门声——嚯，还真有些古时风范。

应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她满面笑容地站在我们面前，就像接待到她家走亲访友的贵客一样，没容我们问“能进吗”，她就做出欢迎的样子了。



俞家轿厅

和苏州名园相比，曲园是个不大的园子，建筑时间也相对较晚，据说俞樾当年穷困潦倒，靠朋友的资助才购得这儿的几间残基废宅，又几经营造，才渐成规模。我们在园中轻步走动，仔细观看，生怕错过一处精美之处。首先走进的，是曲园的门楼（厅），经过一个青砖铺地、修竹婆娑的小小天井，来到俞家的轿厅。厅里的陈设应该不是旧时模样吧，因为四角挂上了红色宫灯，还有一幅俞樾的油画像。画像上的俞樾身穿冬装，白须飘然，面色慈善，被置于轿厅的正中。画像上方是晚清名臣李鸿章手书“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处”的牌匾，古色古香，熠熠生辉。我和友人在油画像前伫立良久，想象着当年老人在这里读书、会客、授课的情景，想象老人在这里和友人交谈、切磋那卷帙浩瀚的《春在堂全书》，并挑灯修订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我暗暗后悔没有带相机来，错过留影纪念的机会。好友深知我意，适时取出相机，拍了几幅。

轿厅的墙壁上，还挂着不少画作，大多是描绘俞樾生平故事的水墨作品。或许是太注重“纪实”元素了，绘画笔墨稚嫩，技法稍显呆板，倒是墙壁上砖刻的《曲园记》，因是俞樾所撰，让人增添无尽的怀想。

隔厢穿过一座圆门，就是“春在堂”了。因多次阅读俞樾和俞平伯的文章、书籍和相关材料，看到过不少描写“春在堂”的文字，似乎对这间著名的轩堂并不陌生，有似曾来过之感。据说，俞樾当年参加翰林殿试，以“澹烟疏雨落花天”做诗，俞樾依题应试，首句为“花落春仍在”。此句独辟蹊径，隐约透露出快乐、达观、自然的人生境界，得到考官大人曾国藩的赏识，给了“高分”，俞樾也因这句诗而大名远扬，便以“春在”做堂名。此后，“春在堂”就成为俞樾的代名。一走进宽敞明亮的“春在堂”，心里还是为之一振。堂内高大敞亮，陈设简朴大方，中间置一张榻床，榻床后边是巨型篆书屏风，屏风两侧有长联，上方高悬的，就是曾国藩手书的“春在堂”匾额。堂中还放置着一张旧式书桌，上有文房四宝。书桌旁边，一组旧式的书橱里，陈列着俞樾著作



春在堂

的书籍及诸多的木刻板片，这些珍贵的雕板，大多遭到虫蛀。友人看了那些密密的白色小洞，面露惋惜之情。但我知道，经历多年战乱和“文革”人祸，能保存这些，已经大为不易了。我告诉友人，这些书板，只是曲园老人著作的九牛一毛，如果把他的五百卷书板全部陈列，怕是要把整个曲园都堆满了。

“春在堂”是俞樾的书斋，也是他写作会客之地，榻前两排木椅，大约就是他和朋友们谈诗论文时的原样摆设吧。“春在堂”里还存放着一架老式的钢琴，琴盖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。遥想当年，俞家的琴房里，琴声悠扬，余音袅袅，与窗外的园中丽景相映生辉。

“春在堂”之东，穿一小门，是“乐知堂”，这是俞家正厅，取“乐天而知命”之意。堂中摆有几只玻璃展柜，有一组展柜中，陈列着俞平伯手书信笺十数封。俞平伯的小楷书法很有特色，绵中透雅，深合我意，有机会欣赏到真迹，也十分难得啊。堂中悬挂的一副楹联为俞樾所撰：“三多以外有三多多德多才多觉悟；四美之先标四美美名美寿美儿孙”，由书法家张辛稼书写。联中之意，应该是俞樾人生观的表露吧。细细品味，似乎找到了“五讲四美”的出处了。友人也是书法家，细细

看俞平伯的书法，连连称雅。

匆匆拜会几处重要的厅堂之后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花园中。园子在整个建筑的西北方，确实不大，有老树古藤，有花圃名木，一边廊亭、池塘，一边叠石假山。我目测一下，也就二百多平方米吧。园虽小，却不失精美。我们漫步园中，且走且停，和友人小声谈论园景的分布和构造，但见西边那条长廊的廊壁上，嵌有数十块不大的碑刻，行书草书楷书都有，大约都是有来头的。廊中间，有一“曲水亭”，亭下便是一泓池水，名“曲水池”。我和友人在池边促膝小坐，看天色蔚蓝，白云徜徉，鸟儿鸣唱，心情极为美妙。

池东侧，是灵巧连绵的假山，傍池崛起，山石峻嶒，山上筑有“回峰阁”和“认春轩”，只是半边的小亭，十分俊秀。据说，俞樾常在此间小坐，或赏花，或玩月，或构思吟咏。山下有一个“山洞”，其实是一扇通往内宅的小门，躲在山檐藤花下，别有趣。在园中玩累了，从此门回家，或从此门来园中，跨门就到。无论从家入园，或由园归家，都很奇妙。少年俞平伯，想必就这么跑来跑去过。家在园中或园中有家，这可能是苏州有钱人喜欢建园的一大原因吧。沿门边叠加的假山旁行走，发现了真山洞，也是

行衣縞帶玉堂仙墨妙瞻依最儼然
洛誦清芬宜立守纖塵應不到遺牋
慧遠仁兄丈大人出示先曾祖昔年為閩菴老伯所書楹帖云將重付裝
池命為題記敬賦短章以志膝緣歲在丁亥仲秋平伯弟俞銘衡敬識

俞平伯楷书七言诗。



作者在曲园。

太湖石垒叠而成，且曲折有弯。如果从山洞穿过去，就是东北隅那两间小房了，叫“艮宦”，是俞家过去的琴房。当年，俞平伯和姐妹们常在此唱曲吧，当然还有常来玩耍的表姐许宝驯，想必青梅竹马之情就是从唱曲开始的。循廊西行，有书房三间，名“达斋”，也是俞樾的另一读书处。细看，这“达斋”与“认春轩”南北相对而立。据传，“认春轩”是从白居易诗句“认得春风先到处”演绎而来的，和“春在堂”颇为契合。

我们在园中流连，被这些浑然天成、玲珑剔透的景观所感染。园中布置，全为俞樾亲自设计，可谓巧夺天工，赏心悦目。俞樾喜欢自己的小园，对园内景物多有题咏，在一首诗中，他写道：“园中一曲柳千条，但觉扶疏绿茵绕；为惜明月无可坐，故于水面强为桥。平铺石板俨成路，俯倚红栏刚及腰；处置梯枕通小阁，差堪布席置茶铫。”由此也可见俞樾建造曲园的初衷和构想。

曲园占地总面积共两千八百平方米，在苏州名园大宅中，并不起眼。但俞樾和那些商贾大户不一样，他以文名世，徒子徒孙众多，俞家曲

园自然也就有了名气。曲园的分布，大致是正宅居中，自南而北分五进，其东又建配房若干，与正宅之间以备弄分隔，并相互沟通。东半部分，是家人生活的场所。其西、北为亭园部分，形成一曲尺形，对正宅形成半包围的格局。俞樾生活的时代，正值封建中国大变革时期，新旧思想处于激烈的碰撞之中。但在苏州尚属中等富裕家庭的俞宅，生活平静安逸，往来无白丁，谈笑有鸿儒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俞家迎来一桩喜事。

1900年1月8日，虽是寒冬腊月，在马医科巷的曲园里，却是一片祥瑞景象，曲园俞家一处温暖的房间里，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，而且是个男孩。

俞宅顿时沉浸在欢庆中，曲园老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捻着如雪的长须，想着给曾孙取名。乳名是现成的，因为出生之日，正是旧历己亥年十二月初八，民间的腊八节，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，就叫僧宝吧，大名也有了，叫铭衡，字平伯。俞家数代单传，到俞陛云这一辈，又是一连三个女孩。俞陛云已经三十多岁了，算是中年得子，俞家老少数代，长时间沉浸在欢乐中。贺喜的亲朋好友也接连不断。双满月那天，已经七十九岁的曲园老人，抱着曾孙剃头，老人是多么地欢喜啊，连胡子上都挂着笑，皱纹里都溢着乐，回家后，专门赋诗志喜。

在家人精心照料下，小僧宝健健康康地成长。转眼几年已过，到了描红识字的年龄了。1903年2月5日，农历正月初八，立春，俞平伯五虚岁了，曲园老人命他从此日开始，正式开卷读书。老人还欣然提笔，以诗记之：

喜逢日吉又辰良，笑挈曾孙上学堂。

一岁春朝新甲子，九天奎宿大文章。

更兼金水相生妙，能否聪明比父强。

记有而翁前世在，尚期无负旧书香。



曲园



清朝光绪年间，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在北京什刹海留影。

或许也在这一天吧，俞平伯被家人带到庙里，挂名为僧。这也是苏州一带的风俗，娇惯人家的孩子，要到庙里挂个名，求得佛祖保佑，才能长命百岁。多年以后的1932年7月18日，俞平伯曾去戒坛寺待了两三天，归途中还欣赏了好风景。同年9月8日，根据这次出行，他写了一篇《戒坛琐记》，文中说道：“四五岁就入寺卦名为僧，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而兼怖畏之感，甚至于眼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，至今未已。这个童年的印象，留下一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。”可见挂名为僧的事，俞平伯是记得一清二楚的。

既然开卷读书了，那就怎么方便怎么读吧，书房里读，卧房里读，客厅里读。教的人也多，曲园老人教，父亲教，母亲教，姐姐也教，平时在园里玩耍时，也要时不时地教上几句、学几句。聪慧的俞平伯，会用稚气的嗓音，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学过的唐人诗句，引得一家人哈哈大笑。母亲甚至还教他外文，曲园老人有诗记之：“膝下曾孙才六岁，已将洋字斗聪明。”1905年2月8日，俞平伯正式进入家塾，跟着老师读书了。曲园老人依然有诗以记：“厅事东偏隔一墙，卅年安置读书床。今朝姊弟新开馆，当日爷娘上学堂。婉娈七龄尚怜幼，扶摇万里望弥长。待携第二重孙至，记得金奎日最长。”跟着家塾的先生读书习字，和家里人教读完全是两回事了，按时上课，按时下课，读书有了系统，读书时间也长了很多。所读之书，也不是以前家人的信口而教，而是大量的经书，在态度上更是严谨得多，甚至还要挨老师的训斥和板子，再加上家里人也时不时地督促，俞平伯走上了那一时期读书人必走的求学之路。

在家塾读书的十年里，俞平伯经历了很多，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成长为翩翩少年。这十年，对于他人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他不仅打下了知识的底子，也养成了好学的作风。曲园老人非常看重这个曾

孙，从他七岁那年冬天，开始每晚教他写字，灯下桌前，展纸持笔，一勾一划，毫不含糊。但是孩子毕竟还小，拿笔还不稳，玩心也重，常弄得满手满脸的墨，老人当然不在意，每日一纸，持续不断。俞平伯曾深情地回忆说：“清光绪丙午冬，曲园公每夕口授若干字，俾我书之，施因病中止，遂成永诀。”老人也有诗记之：“娇小曾孙爱似珍，怜他涂抹未停匀。晨窗日日磨朱研，描纸亲书‘上大人’。”字里行间，透出老人的喜悦和期盼。

但是，旧历新年都没来得及过，年老生病的曲园老人，于1907年2月5日，即丙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终老于曲园，享年八十六岁。俞平伯曾祖母姚太夫人逝世于1879年，安葬于杭州西湖右台山麓，紧挨着法相寺。据曲园老人《右台仙馆笔记·自序》所述，夫人姚氏死后葬于钱塘之右台山，俞樾于墓旁又置一块地，筑屋三间，四周环境优美，“竹篱环之，杂蒔花木”，是风水宝地，取名“右台仙馆”。所以，曲园老人逝世后，便和夫人合葬于此。丧葬期间，年幼的俞平伯于灵前读曾祖遗稿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怆然涕下。

曾祖父逝世后，俞平伯继续在家塾读书。只是每晚学写字时，身边已不是白发苍苍的曾祖父，而是严父慈母了。所读之书，也越来越深，还学作文之道。在《析“爱”》一文中，俞平伯回忆了这段苦读生涯，其中也透露出童趣童心和自己的思想，他写道：“我八岁时读孟子到‘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’，觉得这位孟老爹替他太老师吹得实在太凶。《春秋》无非是在竹片上画了些乱七八糟的痕迹，正和区区今日属稿的稿纸不相上下，既非刀锯桁杨，更非手枪炸弹，乱臣贼子即使没有鸡蛋般的胆子，亦何惧之有？或者当时的乱臣贼子，大都是些‘银样蜡枪头’也未可知。若论目今的清时盛世，则断断亦不如此的。”这段议论特别精彩，也有劲、过瘾；同时也有自己的心得，不是人云亦云。确实，这一时期的俞平伯，背书是他的主要学习任务，因为在当时，科举